

第四章 創作理念與作品分析

第一節 創作理念

一、理念的形成

藝術家對創作的準備，首先是對於素材的經驗累積，而素材累積又分有形的物質與無形的精神兩方面。種種累積在平時都是備而不用，宛如儲蓄能量。在去年筆者的第一個孩子誕生，對於未來的一代，站在一個母親的立場，自然有許多的期望與擔憂，而另一方面，筆者是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教師，看著現今的國中學子，常常不是對未來的自己茫然無所措，便是迷途於環境中的誘惑。教育是個嚴肅的課題，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單面向解釋的議題，筆者從找尋歷代嬰戲圖的脈絡中，尋思過去與現今社會對下一代的教育期望，企圖從中另覓創作新意。

而一旦此創作欲望興起，首先是經過想像而確定作品的「主題」，然後運用「素材」作為表現此「主題」的「題材」。筆者決定以「嬰戲圖」為創作題材之初，曾因設計課程題材對於此一議題而有粗淺涉獵，對於「嬰戲圖」於歷代人物畫的範疇中獨樹一幟的表現甚有興趣。因此在筆者心中產生此類「嬰戲圖」的種種形象，而成美的意象，於美學上而言，藝術活動的原動力，乃在於藝術家要表現內在對於所面臨的實質感應，也即是表達內在對於實質的認識，對於實質的知解。這個「實質」可以解釋為表現對象之一切。

在蘊釀創作之初，筆者不斷嘗試以不同的表現媒材、表現方式來闡述心中理念，在創作當下常常停滯在畫面效果的反覆推敲，不斷地再三確認。有的主題在創作思潮來臨之際，更是一直停留而無法順利進行下去，但過些時日再回頭檢視時，反而有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開朗。

西洋近代批評家撒爾華克（Sallwurk）說：

「藝術家在思潮湧發之際，通例都是興起高熱想像，達到自由創作狀態。但等到要實行表現（按即我們之所謂傳達）的時候，卻一歸於沉著與冷靜，否則一直是心情撩亂，熱情衝動，則表現永遠無法去完成了。」³⁶

以美學觀點來說，義大利著名的精神主義哲學家克羅齊（Benedetto Croce）認為，藝術是諸多印象的表現，而不是表現的表現。在他看來，直覺即是表現，直覺是心靈的產物，直覺活動的作用，是將雜多的印象融為一個有機的整體，它是一種精神（心靈）的事實，也即是表現（Expression）。所以他說：

「審美的事實，在印象之表現的經營中便已全部完成。當我們在心中作成文字，明確而生動地設想一個圖形，一座雕像或一個樂曲的主題之時，表現便已產生，同時也已完成了。」³⁷

克羅齊的論述可以是說，人欲欣賞藝術品，必先自成藝術家，如此才能洞悉藝術家在創作時的想法與品味。在筆者的嬰戲題材系列創作中，先以歷代嬰戲圖為創作依據與發想來源，換言之，筆者以克羅齊觀點來看嬰戲題材的作品，在大學時期所見嬰戲圖的感動與想法，與現今已為人母的心態再見時，果真已然不同，此與克羅齊所述說的藝術欣賞直覺說，有了對應關係。當筆者透過嬰戲圖的表現形式與畫面結構來建構自己的創作作品，一方面進入歷代嬰戲作者的畫作世界，一方面也完成自我創作的建構。

面對現今的教育環境，以社會風氣和價值觀改變之際，身為一個母親所聞所見的必定與孩子是相關聯的，每每看見小兒之際，除了無盡的滿足，便是對於他

³⁶ 虞君質，《藝術概論》，大中國圖書公司，民 57，頁 106~107。

³⁷ 劉文潭，《現代美學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 80，頁 52。

的未來世界期待與憂心，這所慮所思，便建構了這個創作的藍圖。

二、實踐的方法

（一）象徵圖像的尋找

筆者在創作初始便擇定以小兒的形象為代表角色，是初生兒也是下一代的代表。在撫育小兒的過程中，他許許多多無意識的肢體語言，帶給筆者相當多的想法與靈感，舉手投足、一顰一笑間，令初為人母的筆者有相當的驚喜與感動。於是以小兒為創作模範，透過這個「圖像」來象徵筆者所欲探討的教育議題。

以《成長之路》（圖二）畫作中的象徵圖像來說，襁褓嬰兒和玩具代表的是無憂無慮，只要專心長大的孩子；稍大的孩子和書本作連結，意味現在學習年齡向下拉，許多的超齡學習在台灣是相當普遍的事。象徵手段在「成長系列」的議題上，可以讓筆者所欲表達的意義更加突顯，但它的獨特性在於，通過「圖像」所傳達的象徵意味和譬喻既不是一目了然的，又不像某些象徵主義者那樣隱晦艱澀：它賦予象徵圖像鮮明的輪廓，輪廓裡又含著多重的意念。

「教育系列」的《知識的建構》（圖九）中，嬰孩腳下的書本所代表的圖像意涵亦是如此，孩子手中的白紙，則包含多重意義，是成績單、考試卷，亦或是每個人追求的一紙文憑？在考試領導教學的教育職場，此幅作品帶著幾分批判的精神。

《世俗文化》（圖十）在畫面中切割許多空間以象徵不同的概念，在魚缸中的嬰孩是脫離凡俗的，代表被保護得很周全的小孩。中間飄起無重力狀態的嬰孩，彷彿有種魔力似地把魚缸中的嬰兒拱上天，象徵那來自赤子之心的呼籲，教育究竟是使人更好，亦或是讓人集體沉淪。教育是一種團體的生活，而通常好行為難學，而壞行為則會在不知不覺中，影響了小孩那尚未澄明的心智。

圖像意義就如符號學中所稱之「符號」，羅蘭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認為符號產生意義的運作過程可以分成三個層次，也就是說符號在完成意義的運作過程中，有三個不同的「表意層次」：分別是外延、內涵、相互主觀。在筆者此番創作構思中，圖像所內涵的意義許多時候是需要靠符號來媒介，進而導入所欲探討的議題。

（二）虛實空間的營造

虛實為構成畫面反轉力量與氣勢均衡的平等，與有、無觀念的象徵。在虛實的對應上，這的確是一個有趣的問題，最常所見乃是營造畫面空間聚散的構成關係。以「成長系列」中的《人生之旅》（圖一）而言，上下兩幅作品就是一明顯的對應關係，而各自的畫面中又切割成黑與白、虛與實的空間，在佈局上筆者注意了虛與實對應的比例問題，並使用相關的象徵，例如「老人」相對於「嬰幼兒」、「落葉」相對於「超音波」圖片，這些「實」的部分完全相對於空白中「虛」之處。而這個「虛」，有老人家的搖椅、小孩的木馬，這兩樣東西是該年齡必備的物品，但使用它的歲月，是如此地短暫，因此，以此相對為「虛」。

此外，《時間的記憶》（圖四）畫面中，以一長卷似地白紙橫斜切出三份不同的空間，在中間段以過去式的記憶為代表，表現小孩子會爬會坐的生命驚喜。而下段是最大一段，代表小孩學會分享，其心情與右側被冷落的玩具，呈對比活潑的景象。上面段落中的小男孩，靦腆地低下頭來描繪這一切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。其中三段的虛實關係，必須平等看待，這個平等不是面積的平等，而是心裡的平等；空間力量的拉拒，亦達到穩定的平衡。

筆者的《窄門窄不窄》（圖六、七）除了利用墨色效果來營造不的空間意識，亦利用落款將圖像與文字混合應用，此虛實之間成功營造了更開闊的空間，予以觀者有更多的抽象思考。

（三）技法的運用

畫論中對於人物畫的首要之義，一定是談到眼睛的部分，因為眼睛是靈魂之窗，在《中國畫論類編》對人物畫的論述有：

「人物鬼神生動之物，全在點睛，睛活則有生意。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，然非要訣。要須先圈定目睛，填以藤黃，夾墨於藤黃中，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，須要參差不齊，方成瞳子，又不可塊然。此妙法也。」³⁸

在筆者的創作之初，便以眼睛為一重要表現所在，對於古人所稱之法，運用之際，深感多數畫論提及的是成人眼瞳的表現之法，嬰孩眼瞳的表現，是黑黝的眸子，實乃與成人有段差距，因此參考古法並加以靈活運用，是筆者折衷的作法。而畫中人物的體態與氣質，也是著力要點，筆者以小兒為形象主角，因此在日常照顧的片刻，都是觀察的時機。

「畫者須於未畫部位之先，即留意其人，行止坐臥，歌呼談笑，見其天真發現，神情外露，此處細察，然後落筆，自有生趣。」³⁹

「我須當未畫之時，從旁窺探其意思，彼以無意露之，我以有意窺之。…所謂意思，青年者在烘染，高年者在皴紋。烘染得其深淺高下，皴紋得其長短輕重也。若令人端坐欲求其神，已是畫工俗筆。」⁴⁰

從以上《中國畫論類編》對人物畫的論述中，筆者對此創作系列的準備，是相互呼應的。在起稿之際，心神氣三方的狀態，如在《中國畫論類編》中說明：

「用生紙寫生，必將紙貼於板上，豎在順手，令其對光上坐，自己凝心靜氣，

³⁸ 趙希鵠（宋），《論畫人物》，收錄於《中國畫論類編》上冊，俞崑編著，華正書局，民73，10月，頁470。

³⁹ 蔣驥（清）《傳神秘要》，收錄於《中國畫論類編》上冊，俞崑編著，華正書局，民73，10月，頁499。

⁴⁰ 如註10，頁500。

以朽炭於竹紙上，任其大小，從渾元起法，對準鼻口目眉耳，分明部位，方寸四全，朽定草稿，印於大紙之上，細品印證無差，然後用硃標和墨深淡得宜，以狼毫筆調之。」⁴¹

在筆者創作的過程中，草稿如湧泉般出現，正如克羅齊所說明，當意念成形在心中運作而成時，藝術品已然產生，利用水墨技法與媒材表現，只是最後的手段。而手段的技巧性，其實關乎作品優劣成敗，因此在實驗過程之中，許多線條、墨色不甚滿意的部分，筆者皆予以摒棄，固然克羅齊的想法是「當意念成形在心中運作而成時，藝術品已然產生」，但是如何以更妥切的方式呈現出來，實乃考驗著藝術家的技巧，因圓熟的技巧更能完善而精準地呈現心中的意念，即藝術品。

筆者的水墨作品在營造特殊的美感時，考慮兼顧含蓄優雅的傳統美學趣味，延續此一特色風格，也不斷地實際驗證，如何接納直接而坦率的現代美學思維。因此技巧運用畫論中所提的人物畫要點，進而修正、嘗試而修正，筆者所熟識的人物畫畫法。

現代水墨美感的營造，除了雲霧似地層層烘染，用以創造傳統意境美學，但現代多元形式呈現的方式，亦是許多致力於水墨者所要努力的目標。諸如控制水與墨之間的關係，如墨的變化：乾濕、濃淡，可以表現出物體的質感、量感，墨色好的表現使人更覺得富於色彩，所以巧妙運用墨的變化，能增加表現的幅度。在虛實營造空間中，更能相得益彰。

⁴¹ 丁皋（清），《寫真秘訣》，收錄於《中國畫論類編》上冊，俞崑編著，華正書局，民 73，10 月，頁 561。

第二節 作品分析

一、成長系列

在孩童的成長過程中、遊戲、玩具是教育、學習重要的一環，透過這些活動，孩童學習肢體的靈活度、思考的敏捷、動作的協調性，以及智力的開發，進而在和其他孩童的互動間，以及社會化的過程中，能與他人有良好的交際，以此認識自我。

在宋代的嬰戲圖中，如蘇漢臣的《秋庭戲嬰圖》、《長春百子》，李嵩的《市擔嬰戲》，均可得見許多對於小孩玩具的細膩描寫，或是一起遊玩的景象。

此系列作品藉「遊戲」與「書本」的意義，反思孩童的成長過程，多少是成人世界所投射、賦與的期望。從社會上所普遍存在的教育期望，談及教育的實現與家庭兩方的影響，在題材上藉嬰孩之眼表現此議題。

作品解析

(圖一)《人生之旅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34.7x137.4cm x2

中國人對生命的態度是運轉輪迴，所以自古以來特別重視生命的傳承與延續，從「嬰戲圖」歷史探究而得。在過去重男輕女的時代，女性能不能傳遞夫家家族的香火，是她們一輩子當中一項重要的使命。在中國古代的法律、禮制和習俗中，規定夫妻離婚所時所要具備的七種條件，即當妻子符合其中一種條件時，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（即離婚），此即「七出」。在「七出」之條中的「無子」，亦即妻子生不出兒子來，理由是「絕世」，在傳統中國，家族的延續被認為是婚姻最重要的目的，因此妻子無法生出兒子來，便使得這段婚姻失去意義。

能不能生育是一個重要條件，又有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的說法。對於中國民族而言，新生是接續了凋零的生命，在嬰孩稚嫩的身軀中，我們看到了喜悅、滿足和驕傲，但是在逐漸老去的長輩身上，我們會因歲月的流逝，看到智慧的累積，與人生的歷練。縱使生命有限，但是對於下一代的教和養，卻是責任與傳接，是自然界的生物繁衍，也是知識和經驗的傳承。

這件作品以兩橫幅的形式做一對比觀照，上幅是老年的代表，黑與白的對比，即是虛與實的對照，左邊黑的部分是人物所在，是「實」，在背景中飄落的黃葉亦是消逝的代表，右邊的搖椅也是「實」，但在老人家生命凋零之後，隨著它的主人消失，亦即代表了「空」與「虛」。

相對的，下幅是新生兒，在黑色背景中是隱隱約約超音波胎兒圖片，它是孕育生命的暗示符號。在此幅左邊有一具小孩的搖搖木馬，對照老人家的搖椅，這是一種形式與內容相對應的佈局安排，兩幅的空白處更是一種無限空間的表現。



(圖一) 《人生之旅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34.7x137.4cm x2

(圖二)《成長之路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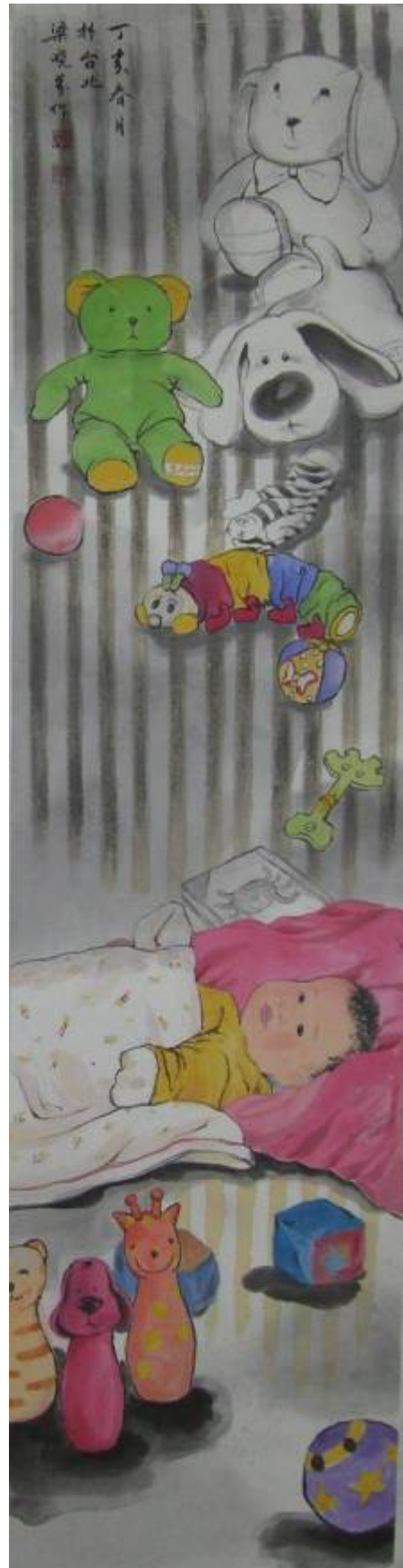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34.7x137.4cm x2

從宋代「嬰戲圖」的研究中，我們瞭解社會的職業分工與價值，直接影響幼童的教育，甚至在襁褓時期對男嬰、女嬰的照顧與對待方式即已不同，日後的教養方式，男孩即讀書識字，為將來科舉高中做準備；女孩即學習工藝，即便是讀書，也多是學習持家、孝敬父母、服從丈夫。兒童所玩的玩具在古今時代中也自然不同，例如：超人、電玩、芭比娃娃、模型飛車、投籃遊戲等。但父母愛護小孩與小孩的童心是不變的，在左幅中，襁褓中的嬰兒被許多玩具所圍繞，這些強調可開發幼兒學習潛力的玩具或教材，是許多父母們基於「不要輸在起跑點上」、「愛他／她，所以給他／她最好的」等關懷的心態，因此，現代的孩子在物質上不虞匱乏。作品中背景以墨色條紋代表嬰兒床，它是圍繞的意思，親情、玩具、期望，另一層亦代表「限制」。在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，有些幼教專家認為不可錯失培養學習的黃金時期；但也有人認為小孩子不能懂得什麼，也記不得什麼規範，所以讓其自由發展，以免壓抑、逼迫而帶來負面影響。

右幅是幼童玩著玩具，背景是一大疊的書本，在孩童回眸的眼神中，彷彿玩玩具的時期被提早宣告結束，他開始被期待要「用功讀書」，而書也代表了他的教育過程，故書本上方翻飛的書本，是教育實現個人夢想的符號，代表夢想起飛，也是離家追求個人實現的開始，這過程之中在多數台灣年輕人的經驗裡是苦悶的、煩惱的，所以筆者僅以無彩色來表現。最後天空的盡頭是一張翻飛的紙，它可能是文憑，也可能只是張考卷，每個人受教育的目的，必須自問，是為了文憑？還是應付考試？抑或真正為自己實現夢想。



(圖二)《成長之路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34.7x137.4cm x2

(圖三)《不打小孩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34.7x137.4cm

嬰兒的出生令許多父母喜悅，他／她帶來希望與歡樂，是「嬰戲」題材盛行的過去社會的要素之一，古代向來認為嬰兒是吉祥的代表，有多子多孫的福氣。所以瓷器上的圖飾，發展出嬰戲紋，年畫也多有嬰兒的圖案，這些胖胖嫩嫩的身軀，令觀賞者、使用者心情愉悅，也有祝福之意。

1998年，美國一個反體罰組織 Center for Effective Discipline（有效管教中心）發起了 Spank Out Day 的活動，目的是藉著這一天，來宣傳打響「反體罰」的兒童人權觀念。台灣的社會也跟進，向媒體傳達了「以手傳愛，不打小孩」的正面管教訴求。

筆者藉此幅作品記錄小兒初生的喜悅，在多種自然無飾，沒有主觀意識的肢體動作中，領略了一種「初為人母的情懷」的感動，驚嘆著生命的初始是如此神奇。小兒的沈睡、啼哭、笑容，以及伸伸懶腰的動作，令人驚喜而感動在報上看見這則「不打小孩」新聞的同時，便萌生這幅作品的初始動機，孩童的成長確實要關愛多於責打。此幅作品真正進行繪製的時間不長，但一氣呵成，每個嬰兒造型上錯落有致地安排，並注意方向、動勢的穿插，藉以製造畫面的活潑性。



(圖三)《不打小孩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34.7x137.4cm

(圖四)《時間的記憶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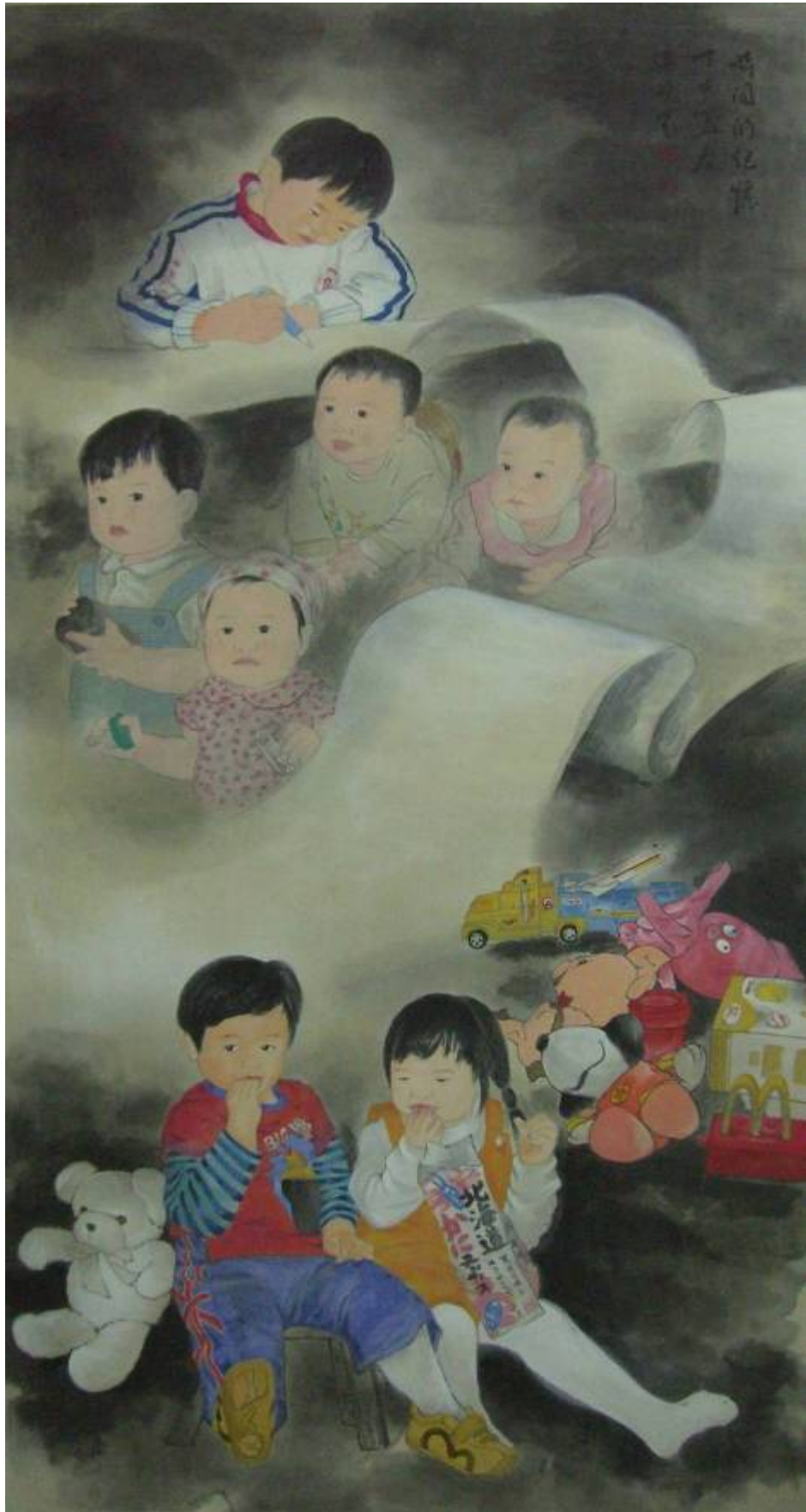
尺寸：97.2x180cm

每個人人生猶如一部屬於自己的詩歌，在漫漫時間長河中，小孩子一點一滴的成長，看似緩慢，但卻又在轉眼之間有顯著的改變。他們每天、每月在父母愛心的灌溉下成長茁壯：一下子他/她會翻身了，一下子他/她會坐著了，又一下子已經會爬、會走了。小孩子的成長之路伴隨長輩的疼愛與呵護，以及盡量滿足的物質需求，在大人忙碌的歲月中不知不覺已然走過每個不同的成長階段—那些牙牙學語、追跑跳碰的年紀。

只要留心，我們都可以從孩子的身上感受到天真無邪、專心等待長大的童真，如同繁雜世界中的一塊桃花源，在喧囂的現實中，存在著靜謐的世界，而翻騰的凡心，也會悄然沈澱。

此幅作品以長幅手卷的紙張，像波浪般地把畫面切割成三份空間，上端由一位稚齡小兒，拿著塗繪的彩色筆彷彿要作畫的樣貌；中間是一對小兄妹從學習爬走到坐著，手拿奶瓶、奶嘴與小玩意兒，表情是一副剛剛互搶「玩具」的樣貌；下方是佔據面積最大的一塊，是這對小兄妹已經慢慢長大，會坐在一起分享零嘴的年紀，而一旁的玩具、布偶被他們丟棄在一旁，專心地只想吃著美味的餅乾。

從宋代蘇漢臣的《秋庭嬰戲圖》所得到的靈感，小孩子的感情是那麼直接而不加掩飾，幾百年來這些充滿童稚意趣的嬰戲圖，依舊可以直入人心感動著眾人，即是這些純真無暇的孩子不變真實情感。小朋友的自我，不是自私，而是真我的童趣，小兄妹們的親情亦在此時流露出分享的喜悅，此幅作品則是記錄了成長中真實的一刻。



(圖四)《時間的記憶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97.2x180cm

(圖五)《選擇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97.2x180cm

童年的記憶來自於照顧者與周遭裡所感受到的氛圍，在歷代的嬰戲題材作品中，有許許多多對童年玩具的刻畫描寫，如宋代蘇漢臣的《秋庭戲嬰》、《長春百子圖》，其中有盪鞦韆、騎木馬、下棋、釣魚、採荷、撲蝶、鬥蟋蟀、踢球等各種遊戲。孩童盡情地玩耍，個個天真活潑。

其中，直到現代依然是小孩子的「玩伴」之一的就是「木馬」，每個朝代對於「木馬」都有不同的造型、不同的材質所做成，甚至到後來，還有在竿子末端，加了輪子以供更自由的享樂。到現代，唯一不變的是孩童玩樂時愉悅的心情，及如銀鈴般的笑聲。

此幅作品中，以連續動作的方式排列設計畫幅中的動勢，從右上方開始，小孩跨上玩具馬，連續地搖動著，呈現畫中心 S 型的構圖，在微風吹拂之下，孩童滿足了那顆喜好遊玩的心。在最下方的小孩，坐在已靜止的玩具馬上，低下頭想著，到底要結束這個遊戲了，抑或是繼續玩下去？

在現代的兒童教育中，幼兒到底何時開始讀書寫字，展開所謂的課程學習，一直有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看法，也令父母總是徘徊在到底讓孩子盡興地玩樂，或是趕他去看看書、認認字。小孩子的心情也在聽話與不聽話之間掙扎。

相對於金廷標的《戲嬰圖》(圖 21)，那些孩子頑皮地大鬧特鬧，玩得不亦樂乎，現代的小孩玩具更多樣了，可是玩伴少了、陪伴少了，在心靈之中，或許佔據了一些沒有辦法填滿的失落。



(圖五)《選擇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97.2x180cm

二、教育學習系列

此系列的作品反應現今教育的現實面，對於下一代的期望，投射以自身的思考。在歷代的嬰戲圖中，後人可看見兒童頑皮可愛的一面，亦有對同伴惡作劇的時刻（圖 12）；反思現今的學童，或許惡作劇的心理仍舊相同，但長輩們似乎有更大的期望，如包袱般縛在他們身上。身處資訊時代的學子，或許無可避免地有如此的學習經驗。

所以在這個系列中，筆者從教育現況切入主題，探討升學與教育、兩性與教育、社會風氣與教育、及青少年與教育等議題。透過筆者的再現，思索現今孩童的幼年成長與整體大環境下的教育關係。



（圖 12）宋 蘇焯《端陽戲嬰圖》台北故宮藏

作品解析

(圖六)《窄門窄不窄(一)之生命的出口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69.4×137.4cm

對於未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規劃，但是未來真的是一條康莊大道嗎？是不是和自己的資質、程度、學識、涵養相關，更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努力去充實自己，為自己增加競爭力。

許多的孩子在就學期間其實並不清楚自己的志向，不曉得自己要的是什麼，只有聽從父母、師長的安排，或是跟著別人的路走。更甚者，只有度一日算一日，不知未來為何物。

在筆者的教學場域中，所教導的對象是一群青澀年華的青少年，他們大多數總是認為自己的能力好有才幹，只是時不我與，未遇伯樂。看到書本與作業卻是不想去翻動它們，大有「知識無用」之論調。且不論這是否為教育改革的成敗結果？看在教育執行者的眼底，筆者充滿感慨，年輕學子有自己的想法，卻缺乏實力與執行力。所以「未來」之於他們，可能如同一個化學式、一個方程式，或是一篇古文觀止的文章，是看得到卻沒意義的。「未來」之於他們是條窄路，是狹隘的，是如坐井觀天的。又如同夜郎小國，不知世界之大為何物！而這是未來的一代！

作品中筆者兩邊以墨色堆積出層次的不同效果，也因中間畫幅留出一道白，它代表了以管窺天的狹隘，當然，也代表紛雜的教育觀，在莫衷一是的價值中，其實每個人仍舊有他自己的定位，只要努力實現，窄路也能拓寬成康莊大道。

所以升學之道不限只有一條路，在多元化的升學管道中可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那條，即便是另尋出路，再有限的資質與能力，也有璀璨的未來。



(圖六)《窄門窄不窄(一)之生命的出口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69.4×137.4cm

(圖七)《窄門窄不窄(二)之兩種聲音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69.4×137.4cm

教改實施的目的是為了嘉惠更多學子，以減輕課業負擔，讓知識成為帶得走的能力，但是在現實環境中，需要競爭的項目卻變得越來越多，例如：名額限制的推薦甄試。

人們拿小孩子比較的心理，從他們小時候就開始，從長得好不好，什麼時候開始說第一句話，什麼時候走出第一步都可以比較，爾後在每項競試中可以勝過多少人，人生的競爭戰役中可以贏得多少場次，都是談不完的話題，而孩子們也在這樣的比較心理下，經挫折而成長。

但是真正為自己而戰的人又有幾多？許多的競爭都有父母長輩所投與的期望，是社會價值的賦予，反而不是自我瞭解之後為自己所做的選擇。所以會產生壓倒別人才是勝者的心態，一旦在這樣的競爭中成為輸家，不是自暴自棄，便是一蹶不振。而誰又是贏家呢？孩子的童年記憶不若「嬰戲圖」中純真無邪的笑容，與開懷的玩樂，在現代的童顏中，是許許多多徬徨無助的眼神，究竟怎麼讀書？是否要投入無止盡的考試？何者才是最佳選擇，卻莫衷一是。



(圖七)《窄門窄不窄(二)之兩種聲音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69.4×137.4cm

(圖八)《想望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69.4×69.4cm

現代人對孩子的期望很高很大，深怕在這知識爆炸的時代，孩子少學了什麼；在工作競爭的時代，孩子落後了什麼，但是愛之足以害之，往往加諸在孩子身上的都超越他們所能負荷。

此幅作品以四個不同方向的臉代表每個不同能力的自我，有自信處、有失落處。也代表不同才能的自我，培養多種才幹，似乎才足以應付這多元化的社會所需求的頂尖人才。

畫幅中央的臉孔背景以不同深淺的墨色層次來堆疊出深遠的效果，藉以創造另一種空間的抽象感，四周留白題字：「教育應該是向下扎根的教育模式，孩子快樂地學習，讓他們清楚將來要走的路，也了解自己擁有的特質。」呼應此幅作品的標題「想望」，字亦成為畫作的一部份。

在學習之中，孩子尋找樂趣、得到樂趣，不同方向的臉譜意味著孩子向不同的方向去探索、尋求知識，把握自我的特質，向多彩多姿的世界展望他們的理想。



(圖八)《想望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69.4x69.4cm

(圖九)《知識的建構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69.4×137.4cm

教育政策近幾年來陸續帶來許多衝擊，對於基礎教育的實施也已多元化，例如建構式數學、統整課程、簡化教材，但換來的是許多人對於這一批教改後的學生，其程度比之於前的學子來得低落的憂心。趕課、銜接落差的教材、補救教學、重修課程等在現代學子身上常得以看見，到底是教育改得不夠好，足以教導好他們，抑或是他們改變了教育，主導了教育的方式。在筆者執教教學場域中所見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測驗中，有著無數不斷放棄、無力於學習的孩子，或是僅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零碎知識獲取。在建構知識的歷程中，有多少人是系統性、組織性地學習？

此幅作品中以一嬰孩的造型代表莘莘學子，腳下眾多書籍代表了學習生涯中成堆如山的教科書，與補充教材外的讀物，在它的底下，代表學習的基礎，卻是頹圯的建物已然崩塌掉落，如同廢墟，意寓學習亦需將基礎打妥，若只是追求成績或是應付考試，那麼握在手中的未來，將會是空白的。所以嬰孩手中之物，可以是成績單，亦是所欲追求的未來，這未來如何，如同白紙一張，是可以揮灑填滿的。



(圖九)《知識的建構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69.4×137.4cm

(圖十)《世俗文化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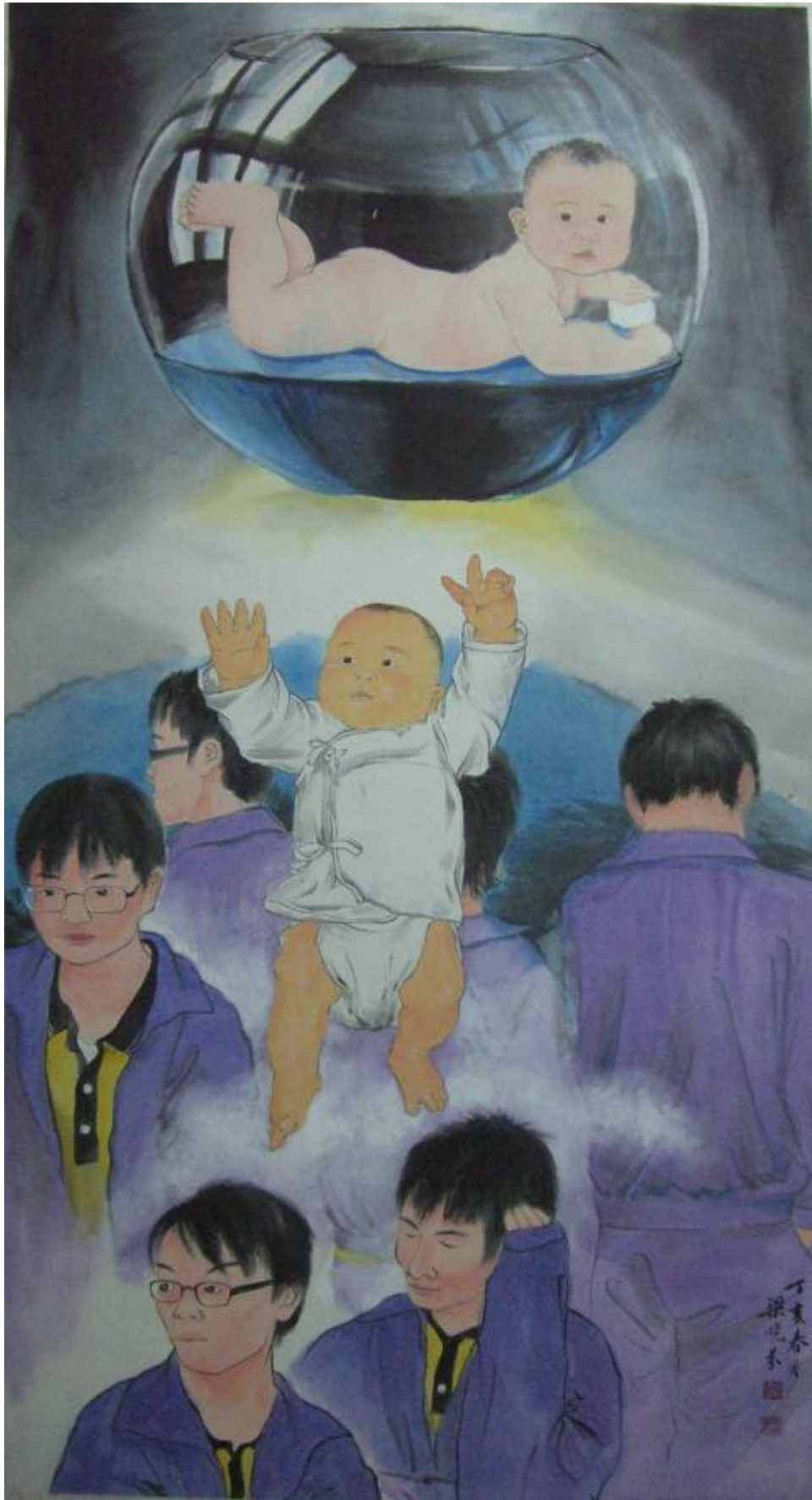
尺寸：97.2x180cm

筆者在教育職場中常見現代學子各方面的發展表現，常常在規範與道德上亟需改進與增強，雖然現代教育中亟需加強教育者與輔導者對學生的關懷度、柔軟度與敏感度，但是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，學校教育不是唯一的關鍵角色，更需整個大環境的正面影響，整個社會必須對下一代做更正面的示範與教育。

此幅作品中，畫幅中央是一名有超能力的嬰孩，在恰似具有神力的魔幻空間中，他「舉」起了放置在玻璃缸內的嬰孩，這嬰孩膚如凝脂、潔白無瑕，對照於畫幅下方的一群青少年：頹廢、無神、搔頭、無言，不知是什麼原因將下一代的年輕人變成如此。所以玻璃缸中的嬰孩如觀賞魚般，被養在保護罩之中，如果這樣可以保持人類那初始的赤子之心，對生命有所敏感度與溫暖度、對四季遞嬗與人情冷暖有所領略，那麼這個世間就不是如此地冰冷與漠然了。

許多人對於社會上給予學子的負面示範，不免憂心忡忡，但是卻也無可阻止孩子與這些現實社會中暴力、情色、荒謬、血腥的一面，因此筆者產生了此幅作品超現實式構圖，把那尚未受到俗世「污染」的嬰孩給框架保護。此外，另一方面的寓意為那些如溫室中的花朵的孩子、草莓一族，如同養在魚缸中的觀賞魚一般，僅僅有亮麗的外表，卻缺少了堅忍與抗壓的特質。

在筆者的工作之中，對於大環境下多數的青少年學子，不禁有製作此幅作品的想法，這也是執教經驗下的一個超現實想法。



(圖十)《世俗文化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97.2x180cm

(圖十一)《小女孩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69.4×69.4cm

自古以來，傳統教育女孩的方式總是要她們端莊嫻淑，乖巧聽話，細心溫柔，敏感纖細……等，而許多跨國性、跨文化下的心理學研究也有類似的研究結果發現，歸納一般人對女性的特質描述，多是溫暖、順從、善感、情緒，反之男性則是強壯、冒險、能力。

事實上生理的性差異，不代表一定在氣質、性格上也必定有刻板印象的差異，在後天社會文化的影響薰陶下，即「社會化」的過程中，逐漸學習符合社會對兩性不同的期待和要求，而造成上文所述的特質。

現今的世界文明趨勢和社會潮流，越來越注重兩性平權的觀念，尊重個別差異，鼓勵多元發展，早已摒棄傳統封建社會奉行的男尊女卑，並嚴格執行僵化的性別區隔（如男主外女主內）的觀念。因此，為人父母（或準父母）者非常必要去重新檢視，並思考自己所抱持的性別刻板印象和兩性的態度是如何，同時去學習以更加開放地平權的觀念、尊重的心態來看待子女的性別角色，助其全面的、剛柔並濟的發展，使女兒不僅限於體貼溫暖，更能獨立勇敢，兒子在堅強果決之外，更有溫柔而善體人意的。

此幅作品筆者僅以一個女孩的坐姿形象來表現，身著一般大眾認為很女孩子氣的粉紅色洋裝，張著慧黠的大眼睛，端正而乖巧地望向前方。這裡所強調的即是，女性正襟危坐，究竟是她們自發性地自我要求，抑或是社會化、世俗化的教育結果？



(圖十一)《小女孩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69.4×69.4cm

(圖十二)《愛你一輩子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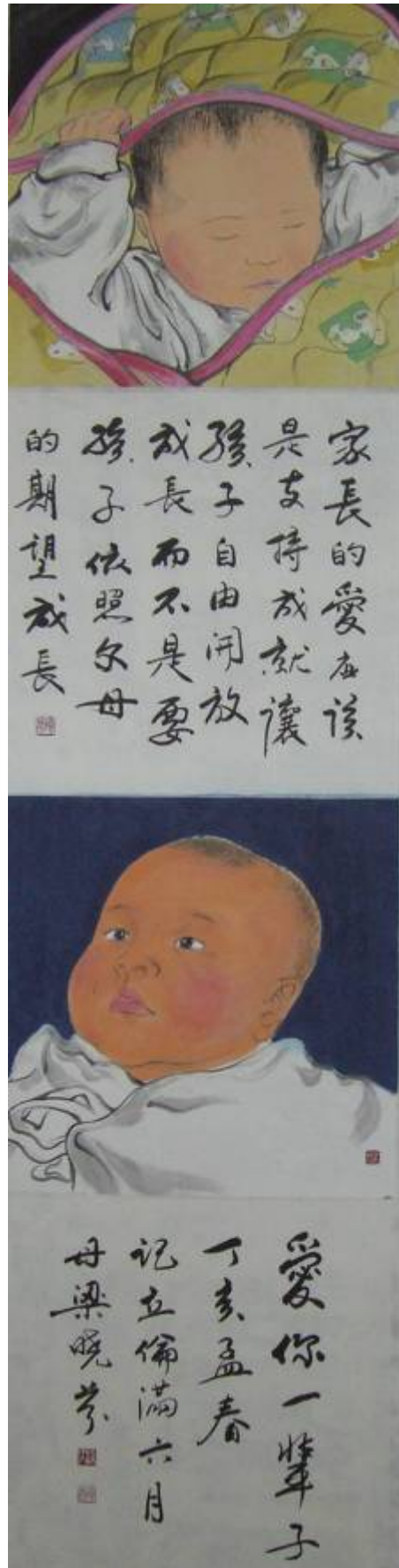
尺寸：34.7× 137.4 cm

此幅作品的採用集合拼組的方式，以兩幅繪畫兩幅字互相交錯呈現形式結構。第一幅是記錄筆者小兒出生，從醫院回到家中，睡得寧靜香甜的樣貌。許多父母在第一個孩子誕生之際，都會對其未來有無限的計劃與憧憬，在孩子小小的身軀中寄託了無限希望。

但此作筆者所要傳達的是，孩子他僅是個孩子，每個人都有他自由發展的空間，而不應受到拘束與限制。

第二幅繪畫是小兒稍長時，不經意地抬頭仰望，在這個階段上，他的成長每天都有不同的驚喜發展，那無邪稚氣的神情，總是惹人憐愛關懷。

此作為筆者對小兒滿六個月的成長紀念。



(圖十二)《愛你一輩子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34.7×137.4 cm

(圖十三)《人生的發問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69.4× 69.4cm

人生，是一輩子都在學習的課題。無數的喜怒哀樂、不斷重演的生離死別，充滿歡笑，也有無盡的抉擇。

人，由感受外界環境的刺激，進而在心靈產生思考與價值觀的確立，綜合許多經驗與反省的過程，產生具有深度的統合性思考，而確立了每個人的個性、觀念與待人處世的方式。

此幅作品的畫面以一窗戶的形式為架構，猶如小時後所玩的大富翁遊戲，一格一格的遊戲內容，如同成人世界裡一場又一場的工作挑戰。

在作品中有具象的玩具吊飾、玩具電話，和小豬手偶，也有孩子所蓋的棉被的圓形圖案，這些是代表物質世界的滿足。其他的墨色層次與色塊，除了是物理性地平衡畫面的輕重外，也代表了人生之中精神層次的混沌未明，許多人生的難題，正待孩童自己去闖蕩、解開。



(圖十三)《人生的發問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69.4×69.4cm

(圖十四)《困惑》

媒材：紙本水墨設色

年代：2007

尺寸：49.4× 69.4 cm

人生是一場無窮的探索，如果將人生比喻為一場遊戲，對於感情、家庭、人際與工作上的種種挑戰，若雖不是萬分期待，卻也期盼能樂觀地解決那些惱人的困境，在一步步的辛苦付出後以獲取回報。孩子們會發現這個世界地圖上，還有很多值得繼續努力的冒險與探索，得要時時抱持的勇氣與力量往前走去！

此幅作品以孩童為中心，四周佈滿如荒野的雜草樹葉，藉以比喻人生的許多困境，若是沒有想出解決之道，則將困於窘局；而人生即是一場接一場的挑戰與奮鬥。



(圖十四)《困惑》 紙本水墨設色 2007 49.4× 69.4 cm